

譯鄂陳憲余著登海英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科

正風出版社印行

書 著

學科與學者

譯 鄭 陳 宋 著登海·英

行印社出版

馬列主義叢書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與學科



著者 英海守登憲言鄂

出版者

陳余汝

汝

正風出版社

發行所

聯營書

店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南京大行宮東海路

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出版期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月初版

印翻禁權有

(139) S. 0001-3000.

(P. 238)

關於作者

海登 (J. B. S. Haldane 1894—) 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生物學教授，是一位名聞世界的淵博的學者，他的父親也是一位有名的生理學家兼哲學家。

而尤其重要的，他是一位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科學家，十餘年來他一直都給倫敦的工人日報撰寫通俗的科學小品，把馬列主義的觀點滲透在他深入淺出的文字中。在我們中國已經有過不少的他的科學小品的翻譯。

一九三六年海登教授英勇地參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他又以科學理論向人民指出德寇所吹噓的火箭飛彈的虛妄，鎮定了英國的民心和士氣。

海登的著述極豐，關於通俗的科學著作有「科學和日常生活」；「平時和戰時的

「科學」；「生命之謎」；「自然辯證法英譯本序」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與科學」。

原序

這本書所根據的是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二月我在伯明翰大學所做的政治哲學演講稿。在這本書中我又稍加充實，添了些較詳細的材料。我的主要對象是科學工作者和學生們，我希望馬克思主義對於他們也正如對於我一樣，有助於科學工作。但是因為這個題目有普遍的重要性的，所以我希望我的讀者範圍能更廣泛些。

我嘗試把馬克思主義用在今天的科學問題裏去，正如恩格斯在許多年前，列寧在一九〇八年時所做的樣。毫無疑問我會有某些錯誤。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絕不能太怕犯錯誤的。

我的這個企圖也一定會招致別人的批評。如果一個人只局限在已有定論的科學事實中，他便知道在事後應用馬克思主義是容易的，並且只要有足夠的智力便可以從馬

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中引述出一句話，使之適用於現代的科學著作。如果，在另一方面，一個人冒然地去推理，他至少在細節上（如果不是根本上）會犯錯誤。但是，我想還是值得證明一下馬克思主義如何引導我們推理的。

因為接受了這個哲學便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前所未有的行動和思想的方式。這樣子我便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會寫出第五章中的某些部分，這些部分讀者們會認為在另一種實用的書裏是多餘的。

我曾企圖涉及很廣的方面，而且已經這樣做了，我明白我做得很不平均而且很淺薄。然而我希望能促使別人來填補我所表現的不夠之處，改正應該改正的地方。馬克思主義對於科學的正確解釋只有在強烈論爭的空氣中才能產生，但願大家都明白我願意接受批評。但我希望馬克思主義作家們所給我的批評是建設性的。

本書引用文句中會用下述各種略號：

F.：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費爾巴哈論），恩格斯著。

A. , D. : 杜林先生在科學中的革命（反杜林論），恩格斯著。

C. : 資本論，馬克思著。

O. F. : 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恩格斯著。

M. E. :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著

（希望讀者們能進而研究這些著作）

（譯註——本譯本中各引證仍襲用原用略號，但頁數均係指中譯本，所用版本如下：A.解放社
版；A. D.三聯書店新版；C.光華書店版；O. F.新中國書局長春版；M. E.三聯版，陳曉時譯）

第一章 總論

有兩點須要向聽衆和讀者們道歉，第一點我主要不是研究哲學的；但是每逢有人約我講述政治哲學，我便覺得最適當的主題莫過於選擇最政治的一門哲學——馬克思的哲學。第二點要道歉的事說起來更嚴重。我沒有資格談馬克思主義。我做馬克思主義者只不過一年。有關的著作我也沒有全讀過，雖說在我沒有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以前當然曾經讀過一些。這幾篇演講的目的不僅是要啓發聽衆，也要澄清我個人的思想。應該記得蘇哥拉底（Socrates）把自己描寫成使別人未成熟的思想誕生到世上來的接生婆。我也要聽衆讀者們在這兒讓我援例做同樣的角色。

現在我們必須先問自己，馬克思主義爲甚麼重要呢？我想我不妨假定我的大部分聽衆和不少的讀者都敵視它。爲甚麼大家爲它而煩呢？有一個道理是因爲這是大有實

際重要性的哲學，就算你決定說它全是假的，其重要性也不會有減損。相信它的人在舉止行為上都頗有些不同。我相信一個人消磨上一個星期（在放假的時候吧，不管怎麼說）跟一個平庸的學院哲學家相處，可能最後還不明白他是個理想主義者還是個現實主義者，但我以為你只要花一天跟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一起，便會發現他的主張了。

還有兩種重要的哲學，在實踐中影響的範圍也頗廣。一種是繁瑣哲學 (Scholastic Philosophy)，它最大的代表人是聖多瑪士·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這種哲學不止代表幾個人的意見，也不止代表全體僧侶道士的意見，而是代表了偉大的中世紀文明的實踐。這種哲學還很積極地指導着羅馬天主教堂的行動。所以不管我們相信或是反對它，它還值得我們研究，其原因就只因為天主教堂是個很重要的團體。第二個實際上重要的哲學就是一兩百年以前的所謂自然哲學 (Natural Philosophy)。現在稱為科學。自然哲學在某些領域內是成功的，無問題也改變了世界，但是它的視野有限，在有些領域內沒有很多的應用。

現在馬克思主義者宣稱說要應用科學方法於政治和經濟領域之內，還要預言。並且要使我們能更進一步地掌握世界的變化。因為馬克思主義把科學的方法擴大到了人類的範圍內，使科學放射了新的光輝，說明了決定人類活動的不僅有當時的社會與經濟環境，還有某些非常普遍的人類思想的法則。馬克思主義又舉出了幾個原理，不但適用於人類的活動，也適用於全部自然界。在下面我們就將研究到這些觀點。

首先我相信有理由做這幾篇演講，因為許多人卻顯然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我想甚至還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人們也許只曉得剩餘價值這條道理，此外對馬克思的理論方面便一無所知了。如果這些人聽說馬克思是個唯物論者，他們就會以為唯物論的理論把人當成機器，或者否定心理的存在。

一九一七年以前也許你還不妨以為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小羣幻想家的教條，其重要性並不超過巴枯寧（Bakunin），索勒爾（Sorel）或者其他革命理論家們的教條。在英國特別如此，因為在英國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治界都大半忽略了馬克思主義，而在歐洲大陸上，則至少還認為它是值得批評的學說。你們大概記得俗語中幻想

家的定義：「製造革命的小東西」！現在可沒有辦法懷疑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了，因為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列寧的哲學。要說列寧是當時最偉大的人物，是沒辦法否認的。你承認了這一點，不贊成他也可以。正如你不是回教徒，却也可以承認墨罕默德（Mohammed）是當時最偉大的人物。像列寧這樣的人，他的哲學對世界歷史起過很大很重要的影響，無疑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諸位記得柏拉圖（Plato）說過理想的國家只有當哲學家為王時才可能。列寧是一個哲學家，却不止於是個哲學家，而他成為了擁有絕大部分原先俄羅斯帝國版圖的國家的最重要的人物，思想上的領袖。我們不說他是「王」，還有人說他是獨裁者呢！這個國家至今還是由他所制定的原則領導前進。無疑地，蘇聯不是個理想國，因為馬克思主義對理想國無興趣，有興趣的是實際的，可能的國家。列寧的哲學在今天還是生氣勃勃的，無論是在蘇聯國內還是在蘇聯國外，對共產黨員還是非黨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蘇聯人們對於哲學的濃厚興趣可以拿一件事來說明：一九三六年康德（Kant）著作（我想不是全集）印出了十萬本，全部售光，我相信這是事實。無論如何哲學在

驚嚇是引起廣泛的興趣的，共產主義在英國宣傳的結果之一就是哲學興趣的復活。

所以即使是最信別種哲學或者信仰別種政治實踐的人也應當願意至少表面地研究一下馬克思主義。不過我自己發表這幾篇演說的理由並非如此。我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

好了，甚麼是馬克思主義呢？俄國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又兼是列寧的前輩，名叫普列哈諾夫（Plekhanov），他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一書的開頭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這話對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聖多瑪士（St. Thomas），斯賓諾莎（Spinoza）或者黑格爾的哲學來說倒近乎事實。顯然對蘇格拉底的哲學說來是不對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這樣。馬克思主義不是完整的，不是一個體系，而只在第二位上才是『理論的』。它不是完整的，因為它在活潑地成長，尤其因為它沒有宣佈過自己的終極。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頂多能說馬克思主義是在十九世紀中葉社會條件下所能產生的最好與最真實的哲學，主要地它也非一個體系，而是一個方法。正如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的第十一條中所講的：『各種哲學都只以各種方

去解釋世界，重要的是怎樣改變世界啊！」（F.）他和笛卡兒（Descartes）一樣認爲他的哲學首先是一個方法。並且雖說馬克思主義很重視理論，馬克思宣稱說先有實踐然後才有理論。

當然這並不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就不包括許多系統化的理論，這些理論都是運用這一方法的成果。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細節，正像自然科學理論的細節一樣，是運用這個方法到具體情況上去所得的結果。比起過去的偉大哲學來，建造起這種理論的時候，極其注意到觀察到的事實，極少注意到所謂『純』思想。

必須談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淵源。米爾·馬克思於一八一八年生於德國西南部的特里爾（Trier）；他的父親是個猶太律師，後來成爲一個新教徒，那時卡爾才六歲。他的好朋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創始人，一八二〇年生於萊茵蘭（RhineLand）的巴門（Barmen）。恩格斯的父親是個德國的製造商。兩人都學哲學。馬克思因爲一篇關於伊比鳩魯（Epicurus）哲學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兩人都成爲黑格爾學派的左翼分子，後來成爲費爾巴哈的信仰者。馬克思

想做哲學家，如果他真的做了哲學教授，他便很可能不像實際上這樣『損害』到他所生活的社會制度了。但是，普魯士的政府趕走了一批人，裏面有費爾巴哈和鮑爾（Bauer），他們的哲學和政治觀點雖然也趨於極端，但比後來馬克思的觀點要溫和得多了。馬克思從事於新聞工作。他是激烈的『萊茵新聞』（Rheinische Zeitung）的創立人之一（一八四二年）。一八四三年報紙受到迫害，他便逃往巴黎，這時候，恩格斯已於一八四二年到了曼徹斯特，做一個棉花經紀商，一面研究勞動人民的生活。一八四五年他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一書。

一八四四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見面，成爲終生至友。他們受到法國革命理論家如普魯東等人的影響，成爲社會主義者。一八四五由普魯士政府的提議，馬克思被迫離開巴黎，到布魯塞爾（Brussels）去。大概在這時候，他們的觀點已相當明朗了。他們不同意普魯東和其他法國思想家們，後來他們的經濟及政治看法都任「共產黨宣言」中敍述了，這宣言是恩格斯起草，一八四七年出版的。

一八四八年，兩人都參加了德國的革命，馬克思做為新聞工作者，恩格斯做為一個戰士。一八四九年後，他們大半的時間都居住在英倫，直至一八八三年馬克思逝世，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馬克思住在倫敦，恩格斯起初住在曼徹斯特，後來一八七一年也到了倫敦。

在這些年代中他們不但從事政治工作，例如建立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即後來的第一國際的工作，而且他們還大量著述。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當然是資本論，但是現在我們要討論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的關係，所以我們最主要關心的還是恩格斯所表示的各種觀點。恩格斯與我們有關的最重要的著作「反杜林論」是一八七八年寫的，還有另一本小書名為「費爾巴哈論」是一八八八年寫的，最後，還有恩格斯的許多筆記收集在一起，名為「自然辯證法」（Dialektik und Natur）。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論都是答辯性質的著作，一般人都覺得容易讀。可是對一個平常的哲學學生說來，還難免弄不清楚，這有好幾個原因。必須要記住杜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兼唯物論者，恩格斯辛辣地分析了他的著作，他們之間有共通之

點做爲爭辯的基礎，在許多異點上，恩格斯無情地進攻了杜林。

而且，恩格斯承認說自己是費爾巴哈的門徒，可是在許多方面都批評了費爾巴哈的意見。同樣，他和馬克思合寫的著作『神聖的家族』是針對布魯諾·鮑威爾的，他們和鮑威爾在頗有些意見上是共通的，還有『哲學的貧困』是針對蒲魯東的。這些書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們不是反對公開的敵人，而是反對和作者頗有些共同之點的人們。這樣子一來，習慣於平常的哲學著作的人會覺得這些書難讀。一般的哲學書可說是向全世界講話，而不是向對作者只有幾句錯誤可挑的一羣人講話。

也許有人問，爲甚麼恩格斯不攻擊同時代的孔德（Comte），密爾（Mill），斯賓塞（Spencer），或者格林（Green）呢？這些人不是差不多和他在每一點上都相異嗎？也許可以這樣回答這一問題：上述這些人的哲學在比較很短的時期內便『作古』了。密爾和斯賓塞的許多政治和經濟理論在現代的情況下差不多一點用處都沒有了。另一方面，杜林和費爾巴哈的觀點却是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持有的。恩格斯所攻擊的還不是粗糙形式的右派理論，而是最危險形式的右派理論。事實上，他所選擇的不